

政治·外交

从传统地缘政治学视角看美国南海政策的军事化趋势

侯典芹 侯胜一

摘要：自奥巴马政府时期以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不断加大对中国政治干预和外交施压的同时，还日益强化其南海政策的军事化趋向，尤其是越来越多地直接派军舰和军机进入南海海域和空域，以加大军事威慑力度。从传统地缘政治学视角来看，美国强化其南海政策中的军事化趋势，受多重地缘战略目标的驱动。首先，受美国全球地缘战略利益的驱动，以“航行自由”的旗号检验其海上霸权在南海地区的有效性，借以维护美国的全球海洋霸权。这是因为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其海上实力维系起来的。其次，由于欧亚大陆是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核心，因此美国强化其南海政策中的军事化趋势也受其欧亚地缘战略目标的利益驱动，目的在于继续保持和巩固对欧亚大陆的战略“围堵”态势，借助“亚太再平衡”战略补齐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力量短板，继续维护美国主导下的欧亚地缘政治格局。最后，在美国继续推进战略东移计划的背景下，美国强化其南海政策中的军事化趋势还深受其亚太地缘战略目标的利益驱动，即通过把亚太战略扩展为“印太”战略，来巩固美国在第一岛链的军事存在，加强对东亚崛起大国的战略包围。

关键词：美国；南海政策

收稿日期：2023-01-10

作者简介：侯典芹（1965—），烟台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侯胜一（1987—），烟台科技学院科研处副处长，硕士，主要研究领域：东亚国际关系。

进入 21 世纪，面对亚洲地区的经济崛起，美国的战略重心再次发生转向。奥巴马政府先后以“重返亚洲”“战略东移”等词语来描述这种地缘战略的调整，其中最能说明其地缘战略动机的词语就是“亚太再平衡”。通过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扩大了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加大了对东亚地区的介入和干预，从而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权。特朗普政府更是把美国的亚太战略进一步扩展到印度洋地区，正式提出“印太战略”。至于美国的南海政策，美国除在政治外交方面加大对南海问题的干预，加强与南海周围国家的经济关系外，还不断强化南海政策中的军事化

趋势，主要包括强化在该地区的军事同盟关系和频繁搞联合军事演习，采取赤裸裸的外交干预和军事威慑政策，特别是加强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力量、展示军事战略部署。本文拟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分析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日益强化其南海政策的军事化趋向，借以揭示美国多层面的地缘战略目标。

一、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目标的利益驱动

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其海上实力维系起来的，所以从海洋地缘政治的视角分析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具有十分突出的现实意义。换言之，美国的海洋地缘战略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实现全球霸权战略的最重要支撑。

美国从崛起之初就在马汉“海权论”的引导下，逐渐走上了大力发展海上力量的道路。鉴于欧洲近代历史上的霸权争夺大都以争夺海上力量优势为主，马汉“海权论”是在总结欧洲历史上的海权争夺得出的结论。所以，美国海外扩张的历史也开始于与欧洲列强的海上力量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更是创造性地运用马汉的“海权论”，除了保持海上军事力量优势外，还在世界各地的海上交通咽喉附近建立前沿军事基地，尤其是在欧亚大陆外围的“边缘地带”强化美国的军事存在和军事同盟关系。美国的海洋地缘战略目标，一方面是保护美国的海上贸易线，另一方面是“围堵”欧亚大陆的地缘前沿力量。

在马汉的海权论中，首先把商业、政治和军事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三个最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被称为马汉海权论的第一个“三叉戟”。其中，商业是国家创造财富和增强实力的必要手段，但是政治和军事是商业贸易得以成功的重要保障。如果没有政治和军事手段加以保护，并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外来商业贸易，商业活动就无法得到保障。马汉海权论的第二个层面的内涵更倾向于军事内容、海上力量，这项内容更偏重于“武力和作战”。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中，马汉将海上力量建立在三根支柱上面：生产、商船和海军航运，以及海外市场和基地，这也是马汉海权论的第二个“三叉戟”。^①

尽管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开始积极发展海上力量，但是由于受到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影响，这些发展仅限于国内层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开始摆脱孤立主义的影响，一方面利用实施马歇尔计划的便利，积极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推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另一方面，利用这次战争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冷战”期间，美国乘机在欧亚大陆外围各地建立军事同盟关系和美军的军事基地。经过冷战时期的发展，美国建立起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美国的这些军事基地在建设 and 布局上以美国本土为中心，“以海外基地为前沿，点线结合，多层次配置；既注

^① 吉原恒淑、詹姆斯·霍姆斯著，钟飞腾等译：《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重控制战略要点和扼守海上咽喉要道，也注重发挥前沿基地、战略运输沿线和停泊基地的作用”。^①

严格意义上说，战后美国执行的是一种全球霸权战略，而这一全球战略目标的实现又主要依靠其海上力量优势。目前，除了本土基地群外，美国的海外基地分布在 38 个国家，分为亚太基地群、欧洲基地群、中东—印度洋—东北非基地群。美国的战区划分也是从全球的角度进行划分的，主要包括太平洋战区、欧洲战区、北方战区、南方战区、中央战区和非洲战区。美国全球战略部署的显著特点就是通过美国的前沿基地，尤其是海上前沿基地，实现美国海空力量的全球覆盖，并注重美军的全球快速反应能力和兵力投送能力。另外一个特点是注重美军的前沿存在和全球战略要点的控制，其中又特别重视海上前沿基地和海上战略要点的作用。当前美国在印度洋、波斯湾、加勒比海、地中海和西太平洋地区，都保持着或者长期保持着这种前沿军事存在，控制着全球许多海上战略要冲和咽喉要道。美国在 1986 年就曾宣布要控制全球的 16 个海上咽喉要道，其中包括南海周围的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和望加锡海峡。

为了保持海上力量优势，无论是在冷战时期与苏联争霸，还是在冷战后维持全球霸权，美国始终保持一支庞大的海军舰队。即使在后冷战时代，马汉“海权论”对美国地缘战略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美国在当今国际政治中表现卓越的两大标志——航母和前沿基地，同时也体现了马汉海权思想的两大支柱”。^②随着海洋在世界各国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美国于 1979 年启动了“海洋航行自由”计划，最初目的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世界海洋上的特殊地位，并应对当时即将颁布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美国海洋霸权的挑战，阻止其他国家借以争取更多的海洋权益。所以，美国的“海洋航行自由”计划本身就凌驾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原则之上。在执行“航行自由行动”计划的过程中，美国往往会威胁别国的海洋主权和海洋权益，甚至有时损害国际海洋公共利益。

随着《国际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美国继续在世界各海洋上实施“航行自由”计划。进入 21 世纪，为了继续加大实施这一海洋扩张计划，美国于 2007 年颁布了新的海洋战略《21 世纪海权合作战略》，强调美国海军仍然继续战后以来执行的两洋战略。与以往相比，该战略将重点转向了西太平洋和印度洋。^③随着亚洲地区的迅速崛起，美国加快实施战略东移计划，把中国沿海特别是南海区域列为“航行自由行动”计划的重点，直接原因就是“对中国保障南海航行自由政策的不信任”^④。还

① 朱成虎、孟凡礼：《当代美国军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3 页。

② 吉原恒淑、詹姆斯·霍姆斯著，钟飞腾等译：《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第 143 页。

③ U. S. Navy, Marine Corps, Coast Guard,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 October 2007, <http://www.Navy.Mil/maritime/MaritimeStrategy.pdf>.

④ 叶强：《“南海航行自由”：中美在较量什么》，《世界知识》，2015 年第 16 期，第 34—36 页。

有学者明确指出，美国的这一战略计划“并没有改变美国主宰世界海洋的目标。美国仍然企图凭借其强大的海军实力来控制全球海域，实施全球部署，继续挥舞手中的军事大棒来‘阻止大国之间的战争’，进而维护其全球海上霸权”，“美国仍然试图利用‘岛链防御’对中国进行战略牵制”。^①随着美国战略东移计划的不断实施，美国借助“航行自由行动”之名损害他国海洋权益的行动更加频繁。美国曾公开表示，在2014年的“航行自由行动”计划中，海洋主权受到威胁的国家不仅包括三个对手和敌人、两个不结盟国，甚至还包括美国的七个盟友、七个伙伴国。^②在2017年的APEC峰会上，特朗普提出要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在2019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中，仍然强调了特朗普的这一观点，并对中国在南海的建设活动横加指责，甚至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等说三道四，质疑中国的“近北极国家”地位。^③总的来说，美国对中国发展海洋战略极其敏感，担忧其海洋霸权受到挑战，从而威胁到其全球霸权地位。

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不断提升，美国越来越从其全球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发展。美国政府和学界对此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挑战国际体系，修改国际规则，颠覆国际秩序，中美之间不可避免会发生战略冲突。为此，他们还炮制出一个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更有甚者把现在的中国与二战前的德国作比较。甚至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快速提升，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二战结束以来形成的全球体系。作为一个强大的海军大国和金融大国，中国崛起将是对美国的挑战，对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长期建立起来的安全秩序，以及长期形成的关于全球经济秩序的“华盛顿共识”，都会形成挑战。^④基于这种霸权思维，美国对于中国近几年在南海收复海洋权益的行动，也是从全球海洋霸权的角度来评判的，认为中国的做法有可能改变南海的地缘政治格局，甚至会影响到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计划，从而改变美国主导的海洋规则。美国军舰闯入南海海域时，往往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而这可能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具有现实意义，因为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海洋霸权一直肆意践踏他国的海洋权益，甚至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不顾。所以，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计划，实际上就是世界海洋上的“美国例外论”。

通过对近几年美国南海搅局行动的观察，我们不难发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在政治、军事上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尤其从全球地缘战略的视角看待中美关系。

① Lu Rude, "The New Maritime Strategy Surface",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61, no.4 (Autumn 2008), pp. 57-58.

② 《“航行自由”外衣下的霸权本质》，新华社，2016年1月31日。

③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June 1, 2019, p. 5.

④ James Kurth, "Confronting a Powerful China with Western Characteristics", *Orbis*, winter 2012, pp. 39-59.

正如有学者指出，“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中美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它开始影响到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① 全球化尤其改变了中美关系的结构和性质。从经济上说，中美两国的高度相互依赖性超出了世界经济史上任何两国之间的关系，所以有美国学者把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高度相互依赖称为“中美国”。^② 由于双方固有的结构性矛盾，美国的“冷战”思维依然深刻地表现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所以，中美关系又是最复杂的双边关系，“这两个巨人在战略、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地区、国际、教育等诸多领域相互纠缠在一起”。^③

从长远意义上讲，美国舰机借“海洋航行自由”之名频繁进入南海，彰显美国的军事存在和军事威慑力，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美国所主张的“海洋航行自由”原则，保证美国军事力量的全球机动畅通，维护美国的全球海洋霸权。

二、美国欧亚大地缘战略的驱动

美国的欧亚大战略形成于二战以后，服务于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无论是冷战期间的美苏争霸，还是冷战结束后美国追求单极世界的种种努力，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重点都是欧亚大陆。事实上，美国对与欧亚大陆关系的重要性的认识还要更早。

斯皮克曼曾经根据二战时期的国际形势，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分析了美国地缘政治环境的历史性变迁，认为战争期间美国受到欧洲和亚洲的地理上的包围，而且这种地理分布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平时时期，都与美国有“永久性的利害关系”。所以，“只有采取一种外交政策使欧亚大陆不可能潜伏一个有压倒性优势的统治势力，我国的安全与独立才能保持”^④。具体来说，“欧亚大陆上的均势是我们目前作战的目标之一，建立和维持这种均势将是我们战争胜利后的目标”。^⑤ 考虑到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对战后美国“遏制”战略的影响，他的这些观点也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的对外战略，特别是欧亚大战略产生影响。

对于美国欧亚大战略的起源，基辛格认为，“自从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的政策始终基于以下认识：防止一个潜在的敌国独霸欧洲符合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⑥ 所以，“20世纪的上半叶，美国为了阻止一个潜在的敌人称霸欧洲打了两场战争。20世纪的后半叶（实际上是1941年开始），美国为了在亚洲捍卫同一原则又打了三场战争：对日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⑦ 可见，美国在欧洲和

① 郑永年：《中美关系和国际秩序的未来》，《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1期，第36—48页。

② 同上。

③ 沈大伟著，丁超、黄富惠、洪曼译：《纠缠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④ 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第108页。

⑤ 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第112页。

⑥ 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凌建平译：《美国的全球战略》，海南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⑦ 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凌建平译：《美国的全球战略》，第92页。

亚洲执行的具体政策措施不尽相同，但其根本地缘战略目标是相同的。

美国另一位著名地缘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指出，由于欧亚大陆国家主导世界事务长达五百年之久，尽管冷战结束后的国际事务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但是欧亚大陆仍然保持着地缘政治的重要性。美国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在欧亚大陆上的主导地位，直接影响到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对当今世界唯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美国而言，“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①“欧亚大陆力量分配的变化，对于美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和美国的历史遗产，都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②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整个19世纪，由于美国实力地位的限制，对外战略只能采取“门罗主义”政策，局限于美洲一隅，对于欧亚大陆也就只好采取孤立主义政策。到19世纪末，随着国力的迅速增强，美国开始积极发展海上力量，积极参与欧亚大陆上的权力竞争，并针对欧洲列强在中国的争夺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尤其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世界观，“它启示美国民众看向更远处的太平洋——尤其是菲律宾（在这里已成为美国海军针对中国的桥头堡）”。^③

严格意义上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欧亚大战略才真正具有现实意义。战后美国遵循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打着“冷战”旗号，以“遏制”共产主义之名，在欧亚大陆的外围建立起广泛的军事存在，包括军事同盟关系和军事基地。在西欧，美国主导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亚洲，美国通过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台同盟、美菲同盟、美泰同盟，在东亚大陆外围的“第一岛链”建立起“围堵”东亚大陆的堡垒。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利用苏伊士运河战争，借机排挤英法老牌殖民帝国，抛出“艾森豪威尔主义”，加紧向中东地区渗透势力，借以取代英法的主导地位；同时，乘法国殖民统治衰退之机，在“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幌子下，加紧向印支地区实施军事介入。巴格达条约组织（后改为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就是这个时期美国向这些地区进行军事渗透的产物。美国还加紧在北极地区对苏联实施“围堵”战略，在格陵兰岛上建立美国的空军基地。

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欧亚地缘战略框架并未消失，甚至有些部分还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加强。首先，作为冷战重要工具的北约组织并没有因冷战的结束而被取消，反而日益得到加强和扩展。一方面，随着北约东扩不断取得进展，不仅许多东欧国家加入北约，而且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在获得独立后也加入了北约。也就是说，北约的军事部署已经扩展到原属苏联的领土上。根据北约军事一体化的安排，美国的军事力量就可以部署到这些盟国的领土上。波

①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②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158页。

③ 吉原恒淑、詹姆斯·霍姆斯著，钟飞腾等译：《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第264页。

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就是明显的例证。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在西部方向上的战略空间受到相当大的挤压。另一方面，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同盟关系不仅在冷战后被保留下来，而且还呈现日益强化的趋势。特别是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开始实施战略东移计划，不断扩大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同盟关系，尤其是东北亚地区的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关系得到了空前巩固和加强。同时，美国还没有忘记“重返”东南亚。尽管美国在冷战结束之际被迫取消了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但由于突出的重要地缘战略价值，美国始终不愿远离南海地区，不久即在新加坡找到新的立足点。随着美军撤出菲律宾苏比克湾基地（1992年），美国将其第七舰队后勤供应司令部搬迁到了新加坡。自2001年开始，美国将樟宜海军基地改造扩建为深水航母码头，成为美国海军在东南亚的第一个航母驻泊基地。按照美军的进一步规划，新加坡的樟宜基地将成为美国海军监控南海局势和进出印度洋的“桥头堡”，是美军目前新的全球战略的“前沿”。

所以，美国的欧亚大战略是基于其对欧亚大陆的历史认识的产物，是美国实力地位不断上升的结果，更是美国追求全球霸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其中的核心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欧亚大战略应该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不能把它截然分开。从当前美国南海政策军事化趋向不断得到加强的态势来看，这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种表现，更是其“印太战略”上的重要一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美国欧亚大战略的环境下进行分析，或许更能清晰地看到美国此举的真实战略意图。

具体到美国南海政策的军事化趋向，我们还需要从一种历史的视角进行分析。冷战时期，美国欧亚大战略的重心在欧洲。从亚洲的具体情况来看，美国东亚地缘战略的重点在东北亚地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同盟关系比较稳定，尤其是美日、美韩军事同盟关系较为牢固，而且在冷战后仍不断得到强化。另一方面，美军在日、韩的军事基地较为集中。在东南亚地区，美国在越南撤军后就取消了在泰国的军事基地，冷战结束之际又被迫取消了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所以，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地区成为美国欧亚大战略的一个薄弱环节。在美国实施战略东移亚太，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将“亚太再平衡”战略进一步扩展为“印太战略”的背景下，南海地区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促使美国借南海争端问题扩大其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存在。

奥巴马政府时期，鉴于南海地区复杂的周边形势，特别是阿基诺三世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强硬对抗的政策，以及基于美菲军事同盟关系，美国“重返”亚洲的最直接目标之一就是菲律宾。如果美军得以重返菲律宾，就可以对南海地区形成巨大的战略威慑，特别是对拥有南海大部分海洋主权的中国而言，可以起到很好的威慑和制衡作用。许多事实已经充分表明，美国很想重返菲律宾，“既是为了维护安全，更为遏制中国”。^①在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在任期间，美菲同盟关系得到加强，

^① 菲利普·赛比耶-洛佩兹著，潘革平译：《石油地缘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

似乎美国“重返”菲律宾的计划即将实现。但是，随着杜特尔特总统上台，新一届菲律宾政府加快与中国缓和关系，与美国之间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从而使美国“重返”菲律宾的计划拖延下来。

无论是斯皮克曼，还是基辛格，都强调美国对欧洲的战略政策目标应该与对亚洲政策保持一致性和联系性。布热津斯基更是建议美国主导建立一个覆盖整个欧亚大陆的跨欧亚安全体系。^①所以，我们也必须把美国的欧洲战略与亚洲战略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从美国的欧亚大战略视角来看，美国在南海频频炫耀武力，强化其南海政策军事化的趋势，其战略目标不仅是为了继续维护其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权，还在于继续保持美国对欧亚大陆的“围堵”态势，补足其中的薄弱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亚太再平衡”，还是“印太战略”，其目的既是为了在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上把亚太地区与印度洋地区联结起来，从一个更加广泛的地缘视野来看，也是为了防止亚洲大陆出现美国霸权的挑战者，或者防范欧亚大陆两大强国的联合或结盟，以免“围堵”战略失效。具体到南海地区，由于该地区处在美国长期“遏制”东亚地区的第一岛链上，因而也是美国欧亚大战略中的重要一环。

近几年来，美国对于中国海洋战略的发展尤为关注，对于中国收复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行动横加指责和干预，甚至强化军事介入。从目前美国主导建立的亚太安全体系来看，以日本为“北锚”，澳大利亚为“南锚”，后来又把印度拉进来，拼凑成一个围绕东亚大陆的战略网，使日本和印度成为平衡和牵制中国的“东翼和西翼”。^②这样，美国的“围堵”战略从第一岛链扩大到第二岛链，对欧亚大陆的“围堵”态势日益得到加强。从美国的欧亚大战略来看，美国将亚太战略扩展为“印太战略”，从而在战略上把东亚地区与中东地区联结起来，以此加强对亚洲大陆的“围堵”态势；美国通过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军事基地再与北约联结起来，这样就完善了对整个欧亚大陆的“包围”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南海地区不仅关系到美国的“印太战略”，也与美国的欧亚大战略联系在一起。所以，“伴随着冷战后美国实力走向巅峰，美国日益认识到控制边缘地带的紧迫性，并坚决防止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被单一的大国控制。具体到印太地区就是它想当然地认为要坚决避免中国成为区域海洋主导者的可能性”^③。

三、美国东亚地缘战略目标的驱动

具体到美国的东亚地缘战略，其根本目标就是保持在地区事务中的主导权，包括政治影响力、经济上的市场份额和参与度，以及军事上的前沿存在。由于中国的

①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170页。

② Michael Green and Daniel Twining, Why Aren't We Working with Japan and India?, <http://articles.Washingtonpost.com/2011-07-18/opinions/35238121-1-obama-administration-strategic-dialogue-japan-and-india>.

③ 章子龙：《地缘政治视野下的印太战略》，《唯实》，2020年第1期，第88—91页。

经济和军事实力与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作为东亚国家的中国还不足以改变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所以，美国更多的是从东亚地缘政治的视角看待中国。

纵观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对于中国崛起的反应，确有一些西方学者惯于从传统地缘政治思维看待中国的发展。有美国学者认为，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以及军事现代化不断取得进展，中国的发展战略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东亚地区的安全秩序，尤其是在朝鲜半岛、台海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冷战结束后，中国逐渐成为对朝鲜半岛事务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大国，一方面由于苏联的解体使得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增强，另一方面随着中韩建交，中韩经贸关系迅速升温，到 2003 年，中国就成为韩国对外出口的最大市场，从而增加了韩国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甚至认为中国军事实力的不断提高已经开始挑战美国对韩国的保护能力。总之，“中国崛起也迫使韩国适应中国在朝鲜半岛上最重要的安全利益——使大国在朝鲜半岛上挑战中国安全的能力最小化”^①。也有美国学者认为，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有关朝核问题的“四方会谈”和“六方会谈”，不仅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其超脱的姿态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从而也提高了中国的软实力。^②还有美方学者认为，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军事实力不断提高，“美国已经无力继续为台湾提供有效的保护，因为它已经无法承担与中国发生战争的代价”^③。美国智库也认为，由于中国的崛起，美国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对台湾的支持正在逐渐变得复杂化。“中国崛起使美国的干预代价升高，并且使世界上有更少的国家敢大胆声言支持所谓的台湾‘政府’。”^④

在东南亚地区，由于中国的海军力量尚不足以对美国的海上力量构成威胁，美国仍然能够为其盟友提供有效的保护。但是从经济方面来看，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性显著上升。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贸易量不断增长。2010 年 1 月 1 日，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启动，中国作为地区市场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2011 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达到 3623 亿美元，中国首次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则下降为东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而在十年前，美国一直是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当时只是东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近几年，中国日益突出周边“亲临”外交，与东南亚的经贸关系进一步加强，东盟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虽然中国还没有真正在军事上“崛起”，但是，“中国经济崛起已经从根本上

① Robert S. Ross, “The Rise of Chinese Power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ional Security Order”, *Orbis*, Vol.54, Issue 4, 2010, pp. 525-545.

② Jacques deLisle, “Soft Power in a Hard Place: China, Taiwan,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U.S. Policy”, *Orbis*, Vol.54, Issue 4, 2010, pp. 493-524.

③ Robert S. Ross, “The Rise of Chinese Power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ional Security Order”, *Orbis*, Vol.54, Issue 4, 2010, pp. 525-545.

④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著，曹洪祥译：《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24 页。

改变了国际政治的很多方面”。^①作为全球经济大国，中国经济是塑造世纪经济趋势的一个重要力量，已经增强了中国对于非经济问题的广泛的影响力。^②美国一方面认识到，中国经济崛起“是一个值得期待、相当自然和总体来看非常可喜的事件”，^③但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经济崛起所产生的政治效果表示担忧，认为中国不断增长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正在使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优势地位遇到麻烦：“不仅美国对其盟友以及其他国家履行承诺的能力出现了复杂情况，而且支持地区稳定的全面的实力平衡因此也出现了复杂情况。”^④“今天，美国的东亚盟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以及菲律宾等——也许依然要依赖美国保护其安全，但是它们的经济安全越来越与中国绑在一起。这种局势将会逐渐使联盟关系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陷入麻烦。”^⑤

总之，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崛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所以，从美国东亚地缘战略的目标来看，无论是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还是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针对中国的因素都十分突出。的确，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积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潮中。虽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中国其中的突出表现，尤其是作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引擎作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美国智库眼中，中国崛起不仅是经济上的快速发展，还包括军事现代化的进程和质量，他们关注中国崛起对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的挑战，包括贸易、金融、能源以及对外援助等方面的全面挑战。他们还关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关注重点在于中国军事现代化对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为此，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必须继续在亚太地区保持一种可靠的军事存在”，包括“在日本和韩国驻扎军队的能力；增加美国在关岛的存在和各种战力；保持高度频繁的海上部署以确保航行自由和海运安全；获得进入地区要冲的更大权利——这些地区要冲用于美国的军事训练、演习以及后勤支持，所有这些都与中国有关，但是又不仅限于中国，它们将仍然是维持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关键”。^⑥

的确，在有些美国学者看来，中国坚持走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上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这不仅是其硬实力提高的一种明显标志，而且也显示了其软实力的突出增长。尤其是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① Robert S. Ross, “The Rise of Chinese Power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ional Security Order”, *Orbis*, Vol.54, Issue 4, 2010, pp. 525-545.

② Ibid.

③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著，曹洪祥译：《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第279页。

④ 同上，第280页。

⑤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著，曹洪祥译：《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第281页。

⑥ 同上，第251页。

更加显示其软实力增长；从全球层面来看，“北京共识”的影响力不亚于经济增长所体现的硬实力。所以，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国的迅速崛起是对美国软、硬实力的双重挑战。

在经济方面，中国在东亚地区的重要性显著上升。相比之下，美国在亚洲的最重要盟友——日本，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增长一直低迷徘徊，政治上也缺乏稳定性，导致其国内极右翼势力抬头，对外政策连连失误，在诸如历史问题、领土争端以及靖国神社等问题上与邻国产生尖锐对立和摩擦。2014 年，中国 GDP 超过 10 万亿美元，是日本经济总量的两倍，中日之间的经济总量差距进一步加大，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经济领导作用和政治影响力大为下降。

除经济方面外，美国格外关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包括从“新型武器装备、技术，以及战力的研制、采购、获取和部署”到军事制度和体制的改革，以及“新作战理论”；^①从中国的军费预算到军费开支的透明度；从中国的海洋发展战略到巨大的海外石油能源需求；从马六甲海峡航道安全到台海两岸关系问题^②等方面的内容。有的美国学者针对南海局势，指出中国控制“九段线”所产生的地缘政治意义，即中国依靠经济和军事上取得的重大成就，会把美国势力挤出亚洲，从而改变亚洲地缘政治格局。^③还有学者对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积极发展反介入/拒止能力格外感兴趣，认为中国如果拥有这种能力，就有可能使美国在东亚第一岛链的“遏制”能力失效。^④有鉴于此，美国国防部于 2019 年 6 月正式发布《印太战略报告》，将美国的亚太战略扩展到横跨从美国西海岸到印度西海岸的全球广大地区，原因在于，“在世界上最大的 10 支常备军中，有 7 支驻扎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该地区有 6 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全球 10 个最繁忙的海港中有 9 个在该地区，全球 60% 的海上贸易通过亚洲，仅南中国海就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全球航运经过”^⑤。因此，该地区无论在地缘政治方面，还是在地缘经济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加快实施战略东移计划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亚洲国家的群体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崛起。“亚太再平衡”这一概念本身就是美国对于亚洲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一种偏见，认为中国的迅速崛起会改变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使该地区原有的力量对比状况失衡，进而威胁到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和主导权。在这种偏见背后，是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在作怪，是零和博弈等传统国际关系理念在

^①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著，曹洪祥译：《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第 238—240 页。

^② Holmes and Yoshi Yoshihara, *Chinese Naval Strateg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Turn to Mahan*, London: Routledge, 2008, pp. 3-5.

^③ June Teufel Drey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Geopolitics of East Asia”, *Orbis*, Fall 2015, pp. 1-12.

^④ Robert Bebbler, “Countersurge: A Better Unstanding of China’s Rise and U.S. Policy in East Asia”, *Orbis*, Winter 2015, pp. 49-61.

^⑤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 Pacific Strategic Report*, June 1, 2019, p. 1.

作祟。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更是明确将中国作为针对的对象，而且比奥巴马时期在做法上更加粗暴大胆。^①换言之，美国“印太战略”明确把中国作为“遏制”的最直接目标。《印太战略报告》列举了美国在该地区将要面临的四种主要挑战：首先是作为“修正主义”力量的中国，其次是作为“重振元气的恶毒角色”的俄国，再次是作为“流氓国家”的朝鲜，最后是“普遍存在的跨国挑战”。在这份报告中，有关中国的分析就占了近一半的篇幅。可见，美国“印太战略”对中国的关注度之高。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崛起是当今 21 世纪的决定性因素之一”。^②一个更加自信自强的中国正在追求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中国更能从自由开放的地区和国际体系中受益。但在美国看来，中国成了国际体系的“破坏者”，“不断侵蚀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价值观和原则”。^③该报告尤其对中国在南海的正常建设活动横加指责，认为中国继续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部署反舰巡航导弹和远程地对空导弹，并在海上争端中使用准军事力量对抗其他主权声索国，使南海军事化。报告还尤其关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认为中国正在执行一系列广泛的军事计划和武器研发，包括那些旨在改善力量投射、使其核力量现代化以及在网络空间、空间和电子战等领域进行日益复杂的行动计划和武器装备。中国还在开发一系列广泛的反进入/区域拒止能力，这些能力可用于防止各国在中国附近地区活动。进而指出，一个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并实现了军事现代化和拥有反进入/区域拒止能力的中国，在短期内会寻求印度—太平洋地区霸权，从长期来看会追求全球霸权地位。总之，在美国看来，中国在南海的这些正常建设将会危及贸易自由流动，威胁其他国家的主权，破坏地区稳定，与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原则不协调。

总之，在美国战略重心日益加快东移亚太地区，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正式将美国亚太战略延伸到印度洋地区的背景下，由于南海地区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自然使其成为美国“印太战略”重点考虑的地缘政治目标。美国的“印太战略”显然已经把中国看作主要对手，而南海争端问题则成为美国介入南海地区事务，借以实施“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切入点。特朗普政府延续并强化了奥巴马时期的南海政策，除采用政治施压、经济制裁、外交孤立等手段外，还进一步加大了军事手段的威慑作用，加强美国舰机进入南海的频次，强化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军事演习，极力拉拢促成美日澳印四边联盟，到南海炫耀武力，借以在战略上对中国形成孤立、围堵之势。

根据《印太战略报告》，美国还试图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发挥其在该地区拥有众多军事盟友的优势，打造一个网络化的安全区域。该战略报告强调美国在地区安全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印太地区的共同安全“继续取决于美国的军事存在和不断增长的联盟网络，以及促进互操作性和协调性的密切合作伙伴关系”。^④

① 胡波：《美国“印太战略”趋势与前景》，《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10期，第21—30页。

②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 Pacific Strategic Report, June 1, 2019, p. 3.

③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 Pacific Strategic Report, June 1, 2019, p. 5.

④ Ibid, p. 9.

所以，美国将会“通过三边和多边安排加强其双边关系，并鼓励亚洲内部的安全关系有目的地建立伙伴关系”。^① 总之，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个愿景就是，以其共同的价值观，合作的传统习惯，以及兼容和互补的能力为基础，建成一个强大的“自由和开放”的网络化的地区安全架构，“在未来数年维护主权和地区和平与稳定”。^② 实际上，美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维护其在该地区的主导权。美国国防部还强烈要求在军事同盟关系的基础上推进三边机制，其中强调“美日韩三方伙伴关系”对印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同时要求继续发展“美日澳三方伙伴关系”，并积极推动“美日印三方伙伴关系”。这其实就是美日澳印四边联盟的一个翻版，以中国为目标的倾向仍然十分明显。从这个视角来看，美国加强其南海政策的军事化趋向，一方面向中国施加压力和威慑，另一方面可以为该地区的盟友或伙伴提供保护和支持，借助联盟关系乘机扩大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毕竟，印太地区的许多中小国家日益加强了对外政策上的独立性，“绝大部分国家都奉行在中美之间进行‘对冲’的策略，不愿看到中美走向完全零和博弈，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③ 所以，对于这些国家，尤其是对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而言，美国此举也是为了表现出一种姿态。

四、余论

从冷战时期开始，美国就非常重视军事手段在其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和威慑作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战略得以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军事基地以及与“边缘地带”上相关国家间的军事同盟关系。即使在冷战结束后，作为美国最主要的冷战工具之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日益得到巩固和扩展，且随着东扩计划的实施其战略空间不断扩大。其后果就是，直接导致东欧及其周围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动荡，局部冲突时有发生。

从美国南海政策中不断强化军事手段的趋势来看，其对华政策中“接触”的成分在下降，“遏制”的成分在上升。从传统地缘政治学的视角来看，美国以零和博弈思维看待中国的发展，加强与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战略竞争，以实力为基础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慑。随着美国在亚太地区继续“向前推进”，以及北约亚太化趋势的逐步加强，亚太地区有可能成为全球大国的角逐场，而南海地区更有可能成为其中的焦点之一。

[责任编辑：王国平]

①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 Pacific Strategic Report, June 1, 2019, p. 15.

② Ibid, p. 21.

③ Jean-Loup Samaan, “Confronting the Flaws in the America’s Indo-Pacific Strategy”, War on the Rocks, February 11, 2019, <http://warontherocks.com/2019/02/confronting-the-flaws-in-americas-indo-pacific-strategy/>.